

1962 年获奖作家

约翰·斯坦贝克(美国)

John Steinbeck, 1902-1968

珍 珠

第 一 章

奇诺在灰暗中醒来。星星还在闪耀，白昼在东方的天边也只画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叫了半天，早起的猪群也已经开始不停地翻动着小树枝和碎木片，看看有没有漏过什么能吃的东西。在茅屋外面的霸王树^①丛中，一群小鸟一面噉噉喳喳地叫着，一面拍打着翅膀。

奇诺睁开了眼睛，他先看看那个渐渐亮起来的四方形——那

仙人掌之类的植物。

是门，然后看看那吊在空中的箱子，那里面睡着小狗子。最后他转过头去看他的妻子胡安娜；她挨着他躺在席子上，她的蓝披巾盖着她的鼻子和乳房，围着她的腰。胡安娜的眼睛也睁开了。奇诺一点也想不起，他在醒来时也曾看到它们闭着过。她的黑眼睛好像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正像他平素醒来的时候那样，她这会儿也在看着他。

奇诺听到早潮轻轻拍着沙滩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好听——奇诺又闭上眼睛去听他的音乐。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他那个民族都那样做。他的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因此凡是他们看见、想过、做过或是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奇诺知道它们，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增加。这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的歌曲。奇诺的脑子里这会儿就有一支歌，又明朗又柔和，假如他说得出的话，他会管它叫做“家庭之歌”。

他的毯子盖在他的鼻子上，防御着湿冷的空气。他的眼睛朝着身旁一阵沙沙的响声溜了过去。是胡安娜起身了，几乎没有声音，她光着粗硬的脚走到小狗子睡的吊箱面前，弯下身子轻轻哄了哄他。小狗子仰着头望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睛睡着了。

胡安娜走到灶坑前面，拨出一块煤，一面把它扇着，一面把小柴枝折断加在上面。

这时奇诺起身了，用毯子裹起脑袋、鼻子和肩膀。他把脚伸进凉鞋，走到屋外去看破晓的天色。

在门外面他蹲了下来，把毯子的两头围拢在膝盖上。他看见海湾^①上一朵朵云彩在高空泛着红光。一只山羊走拢来嗅嗅他，睁着冷漠的黄眼睛呆呆地瞪着。在他身后，胡安娜点起的火冒出了熊熊的火焰，从茅屋的墙缝里投出一道道的火光，从门口也投出一块四方形的摇曳不定的光。一只来迟的飞蛾扑了进去觅火。“家庭之

歌”现在从奇诺身后飘过来。胡安娜正在磨着玉米来做早餐吃的饼，那块磨盘的转动就是家庭之歌的节奏。

黎明很快地来到了，一抹淡彩，一道红光，一片明亮，然后爆发出一团烈火——太阳从海湾里升起了。奇诺垂下眼睛，躲避那炫目的光芒。他可以听到屋子里轻轻拍玉米饼的声音，闻到它们在平锅上发出的香味。蚂蚁在地上忙着。有浑身亮晶晶的大黑蚂蚁，也有灰溜溜的跑得很快的小蚂蚁。一只灰溜溜的蚂蚁正狂乱地想要逃出一只蚁狮给它挖下的沙子的陷阱，奇诺以上帝的超然态度在一旁观望。一只瘦精精、怯生生的狗走拢来，一听到奇诺柔和的呼唤，就蜷作一团躺下，尾巴差不多盘到了爪子上，又把下巴轻轻地搁在这个堆堆上。这是条黑狗，在应该长眉毛的地方生着金黄的斑点。这是像其他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然而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

奇诺听到了绳子唧唧嘎嘎的响声。这时胡安娜正把小狗子从吊箱里抱出来，擦洗干净，又把他搁在她胸口用披巾兜成的吊床里。奇诺用不到望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胡安娜柔和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这支歌只有三个音符，但音程却有无穷的变化。这也是“家庭之歌”的一部分。一切都只是一个部分。有时它高上去成为一种痛切的、攥住喉头的和音，诉说着这就是安全，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完满。

隔着篱笆墙还有其他的茅屋，从那些屋子里也有烟出来，还有做早饭的声音，可是那些是别的歌，他们的猪是别的猪，他们的妻子不是胡安娜。奇诺既年轻又结实，黑红的头发覆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凶猛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现在把毯子从鼻子上挪了下来，因为阴暗有毒的空气已经消散，而黄澄澄的阳光落在屋子上了。在篱笆墙附近，两只公鸡张开翅膀，竖起颈毛，低着头彼此佯攻。这将是一场笨拙的战斗。它们不是斗鸡。奇诺望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眼睛去看一群野鸽忽隐忽现地向内地的群山飞去。这时世界已经醒来，于是奇诺站起身，走到他的茅屋里去。

当他走进门的时候，胡安娜从火光熊熊的灶坑面前站了起来。她把小狗子放回到吊箱里。然后她梳了她乌黑的头发，打成了两条辫子，又用细绿缎带扎住辫梢。奇诺蹲在灶坑旁边，卷起一张热玉米饼，蘸一蘸作料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龙舌兰汁；这就是早饭了。这是他所吃过的唯一的一种早饭，除了节日，还有诸圣节那天一顿惊人的、险些把他撑死的甜点心不算。奇诺吃完之后，胡安娜回到灶旁吃她的早饭。他们也说了几句话，可是如果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谈话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奇诺满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谈话。

阳光温暖地晒着茅屋，一长道一长道地从罅隙里透进来。有一道阳光落在小狗子躺着的吊箱上，落在那些吊箱子的绳子上。

一个微小的动作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吊箱上。奇诺和胡安娜呆呆地一动也不动了。顺着那条把孩子的箱子挂在屋梁底下的绳子，一只蝎子正慢慢地往下爬。它那螫人的尾巴伸在后面，又平又直，可是一转眼它就可以把它竖起来的。

奇诺的呼吸在鼻孔里嘶嘶响，于是他张开嘴来止住它。然后惊骇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僵硬的感觉又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脑子里响起了一支新的歌，这是“恶之歌”，敌人的音乐，家庭的任何仇敌的音乐，一种野蛮、诡秘、危险的旋律。同时，在它的下面，“家庭之歌”悲痛地呼号着。

蝎子顺着绳子轻轻地朝着箱子爬下来。胡安娜悄悄地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来抵御这祸害，另外她又咬紧牙关喃喃地念了一声圣母玛利亚保佑。奇诺却行动起来了。他的身子悄悄地溜到屋子的那一边，平稳而毫无声息。他的手举在面前，手心向下，眼睛紧盯着蝎子。在蝎子下面的吊箱里，小狗子一面哈哈地笑着，一面把手朝着它伸了上去。当奇诺几乎够得着它的时候，蝎子感到了危险。它停住了，它的尾巴轻轻颤动着，竖了起来，尾梢的弯钩闪闪发光。

奇诺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他听得见胡安娜又在低声地念着那古老的咒语，他也听得见敌人的音乐。要等蝎子动了 he 才能动，而蝎子却在探索着那正在临近的死亡的来源。奇诺的手非常缓慢、非常平稳地向前伸出去。那带钩的尾巴笔直地竖起来了。正在这一刻，哈哈笑着的小狗子摇动了绳子，蝎子掉下来了。

奇诺的手跳起来去抓它，可是蝎子从他的手指旁边漏了下去，掉在孩子的肩上，停住，并且螫着了。奇诺随即咆哮着抓住了它，抓在手指中间，在手心里把它搓得稀烂。他把它扔下去，用拳头把它打进泥地，而小狗子在箱子里疼痛得哇哇地哭喊起来。可是奇诺一直把敌人打得和踩得只剩下一点碎片和泥土中的一块湿印子。他的牙齿露了出来，怒火在他眼睛里燃烧，“敌人之歌”在他的耳朵里吼叫。

可是胡安娜这时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了。她找到螫痕，周围已经开始发红了。她把嘴唇凑在螫痕上，使劲地嘬了又吐，吐了又嘬，这时小狗子直在哇哇地哭喊。

奇诺来回转动，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变得碍手碍脚了。

孩子的哭喊惊动了邻居。他们都从自己的茅屋拥了出来——奇诺的哥哥胡安·托玛斯和他的胖老婆阿帕罗妮亚，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挤在门口，堵住了进来的路；同时，在他们后面，别人也想朝里面看，还有一个小男孩在一堆大腿中间爬过来张望。前面的人把话传给后面的人——“蝎子。宝宝给螫了。”

胡安娜停了一会儿没有嘬伤口。小孔略微变大了些，它的边缘由于嘬吸而变白了，但红肿在向周围蔓延，形成一个隆起的含淋巴的硬块。这些人全都知道蝎子的厉害。一个大人被螫之后也会病得很凶，何况一个小娃娃很容易给毒死的。他们知道，一开头会出现红肿、发烧、喉咙会肿胀，然后腹部会痉挛起来。如果进去的毒液相当多的话，小狗子说不定还会死掉。可是螫伤的刺痛渐渐消失了。小狗子的哭喊变成了呻吟。

奇诺对于他那有耐心的、柔弱的妻子的铁一般的意志常常感到惊奇。她这个顺从、恭敬、愉快而又有耐心的女人，可以一声不吭地弓着背忍受产痛。她几乎比奇诺自己还能耐劳和挨饿。在小船上，她像一个强壮的男人一样。现在她又做了一件最惊人的事情。

“大夫，”她说，“去请大夫。”

这话传到了那些挤得紧紧的站在围着篱笆墙的小院子里的邻居们中间。他们彼此之间反复地说“胡安娜要请大夫”。要请大夫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件重大的事情。把他请到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夫从来不到这堆茅屋中来的。既然他照看住在城里那些石头和灰泥的房屋里的阔人们已经忙不过来，他又何必来呢？

“他不会来的，”院子里的人们说。

“他不会来的，”门口的人们说，于是这想法也到了奇诺的脑子里。

“大夫不会来的。”奇诺对胡安娜说。

她仰起头来望着他，她的眼睛冷冷的，像一只母狮的眼睛那样。这是胡安娜的头一个孩子——这几乎就是胡安娜的世界里的一切的一切。奇诺看出了她的决心，于是家庭的音乐以钢一般的调子在他脑子里响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找他，”胡安娜说。她随即用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披在头上，用披巾的一头做成一个吊带，吊着呻吟的孩子，用另一头在他眼睛上面做成一块遮布，给他挡住亮光。门口的人往后面的人身上挤，给她让路。奇诺跟着她。他们走出篱门，踏上布满车辙的小道，邻居们跟随着他们。

这事已经变成街坊上的一桩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迅速的、脚步轻悄的行列，向市中心进发，最前面的是胡安娜和奇诺。他们后面是胡安娜·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她的大肚子随着吃力的脚步微微摇晃，然后是所有的邻居，还有孩子们在两边跟着小跑。黄澄澄的太阳把他们的黑影子投在他们前面，因此他们自己的影子上

走着。

他们来到了茅屋终止的地方，石头和灰泥的城市从这里开始，城里的房屋外面有森严的围墙，里面有阴凉的花园，园子里有小喷泉在喷水，紫茉莉藤用紫色、红色和白色的花叶盖住了墙。他们听到来自隐秘的花园里的笼鸟的歌唱，听到凉水喷洒在热石板上的声音。这个行列通过亮得刺眼的广场，从教堂面前走过。行列现在已经扩大，外围的那些匆匆忙忙新加入的人听人们低声讲着孩子怎么给一只蝎子螫了，他的父母又怎样在带他去看大夫。

新加入的人，尤其是从教堂前面来的乞丐们——他们是擅长财务分析的大专家，迅速地看了看胡安娜的旧蓝裙子，看到她披巾上的破洞，估了估她辫子上的绿缎带，察看了奇诺的毯子的年岁以及他那洗过千百遍的衣服，然后断定他们是穷苦人，便跟着去看会有什么戏演出来教堂里面的四个乞丐知道城里的一切事情。年轻女人走进去做忏悔的时候，他们研究她们的脸色；等她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又看见她们，并且判断她们罪愆的性质。他们知道每一桩细小的丑事，也知道一些重大的罪行。在教堂的阴影里，他们睡在自己的地盘上，因此没有人能够不给他们知道而溜进去寻找慰藉。他们也知道那个大夫。他们知道他的无知、他的残忍、他的贪婪、他的嗜好、他的罪愆。他们知道他那些拙劣的堕胎手术以及他难得施舍的那些褐色的小铜钱。他们看到过他的病人的尸体给抬进教堂去。这会儿因为早弥撒已经完了，生意也很清淡，他们便跟着行列走去，这些无止无休地渴望了解他们同胞的人们，便去看那懒惰的胖大夫会怎样对待一个给蝎子螫了的贫苦孩子。

匆匆的行列终于来到大夫住宅的围墙中间那扇巨大的大门前。他们可以听到喷水泉的飞溅声，笼鸟的歌唱声，以及长扫帚在石板上扫过的声音。从大夫的住宅里，他们还能闻到煎上等咸肉的气味。

奇诺踌躇了一会儿。这个大夫跟他不是同一个民族。这个大

夫是另一个种族的人 那种族近四百年来打过、饿过、抢过、鄙视过奇诺的种族，并且吓住了他们，因此土人谦卑地来到他的门前。正如他一向走近这个种族中任何人的时候那样，奇诺同时感到软弱、害怕和气愤。愤怒和恐怖掺杂在一起。要他杀死这个大夫，会比跟他谈话容易得多，因为大夫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跟奇诺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讲起话来，就仿佛他们都是愚鲁的牲口似的。当奇诺把右手举向大门上的铁环的时候，愤怒填满了他的胸膛，敌人的喧闹的音乐在他的耳朵里震响，他的嘴唇紧紧地贴着牙齿——可是他却举起了左手去摘帽子。铁环在门上敲打着。奇诺脱下了帽子站着等候。小狗子在胡安娜怀里微微地哼着，于是她轻轻地去哄他。行列挤了拢来，以便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清楚一些。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几寸。奇诺从那个隙缝里可以看到园子里凉爽的绿阴和小喷泉。那个向外望着他的男人跟他是一个种族。奇诺用本族的语言跟他说话：“小东西——头生的——给毒蝎子咬了，”奇诺说，“他需要医师的本领。”

大门关上了一点儿，那仆人不肯用本族的语言说话。“等一会儿，”他说，“我自己去通报。”于是他关上大门并且插紧了插销。刺眼的太阳把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影子黑沉沉地投在白墙上。

大夫坐在他卧室里的高床上。他穿着巴黎运来的红纹绸长睡衣，要是扣上扣子的话胸口就有点儿紧了。他的膝上搁着一个银托盘，里面有一把银制的巧克力壶和一个薄瓷的小杯。杯子是那样纤巧，以致当他用大手把它举起，用拇指和食指的尖儿把它举起而把其余三个指头远远地伸开免得它们碍事的时候，那副样子真是可笑。他的眼睛陷在鼓起的小肉窝里，他的嘴角由于不满而搭拉着。他越来越胖，他的嗓音，由于喉头的脂肪太多已经变得沙哑了。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面东方式的小锣和一盆纸烟。屋里的陈设又笨重又暗淡，阴森森的。挂的画儿都带有宗教意味，连他亡妻的着色大相片也是这样；如果她遗嘱里规定的并由她本人遗产中

出钱做的那些弥撒有什么用的话，那她该是在天堂里了。大夫有一个短时期，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而他整个后来的生活就是对法兰西的怀念和恋慕。他说：“那才是文明的生活呢。”——他的意思就是想当年他曾经靠着一笔小小的收入养姘头和吃馆子。他倒出了第二杯巧克力，又用手指捻碎了一小块甜饼干。从大门口来的那个仆人走到敞着的门前，站在那儿等着他看见。

“ 什么事儿？”大夫问。

“ 有个小印第安人带着个娃娃。他说孩子给蝎子螫了。”

大夫先轻轻地放下杯子，然后才让怒火上升。

“ 难道我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我是个大夫，不是兽医啊！”

“ 是，老爷。”仆人说。

“ 他有钱吗？”大夫追问，“没有，他们从来没有钱的。我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应当白干活——我可腻味透了。看看他有钱没有？”

在大门口，那仆人把门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等候的人们。而这一回他用本族的语言说话了。

“ 你有钱付治疗费吗？”

于是奇诺把手伸进毯子里一个秘密的地方。他掏出一张折叠了多少层的纸。他一层又一层地把它打开，直到最后才露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像小烂疮似的，又丑又灰黯，压得扁扁的，几乎一文不值。仆人接过纸去，又关上大门，不过这一趟他去的时间不长。他把大门开了一条缝，刚够把那张纸递回来。

“ 大夫出去了，”他说，“人家请了他去看一个害重病的人。”然后，因为羞耻，他急忙关上了大门。

于是一阵羞耻的感觉传遍了整个行列。他们都散开去了。乞丐们回到教堂的台阶上去，游荡的人们走开，邻居们也离开了，免得继续看着奇诺当众受辱。

奇诺在大门前面站了好久，胡安娜呆在他旁边，慢吞吞地，他把他那求情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冷不防地，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大门一拳。他惊讶地低下头去，看到他的裂开的指关节和从他手指缝里往下流着的鲜血。

第 二 章

这个城在一个宽阔的港湾上，它那古老的刷着黄色灰泥的房屋紧贴沙滩。沙滩上排列着那些来自那亚里特^①的白蓝两色的小船，渔民用秘方做成一种坚硬的、贝壳似的、防水的胶泥，这种胶泥把小船保存了好几代，这是些高高的、优美的小船，有弯曲的船头和船尾，船腰还有一个装着帆桁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竖起一根桅杆，挂上一张小三角帆。

海滩上铺满了黄沙，但水边上却乱糟糟的，堆着贝壳和海藻。招潮蟹在沙中的洞穴里冒泡吐沫，浅滩上的小龙虾在乱石堆和沙子中间的它们的小窝里钻进钻出。海底布满爬行的、游泳的、生长着的东西。褐色的海藻在缓慢的水流中飘动，绿色的鳗草在摇摆，小海马紧紧地攀着它的梗子。有斑点的波鲈特——一种有毒的鱼——躺在海底的鳗草床里，色彩鲜艳的游泳蟹就在他们身上跑来跑去。

在沙滩上，城里的饿狗和饿猪无休止地寻觅着可能在涨潮时漂上来的死鱼或者死海马。

虽然天色还早，迷蒙的海市蜃楼已经升起了。那种把某些东西放大、又把另一些东西掩蔽起来的变幻无常的空气，笼罩着整个海湾，以致所有的景象都是不真实的，视觉也是不可靠的；海上和陆上，有的景象轮廓分明，有的又像梦一般的模糊。或许正因为如此，

^① 墨西哥西部的一州。

海湾的居民信赖精神上的东西和想像中的东西，而不信赖自己的眼睛所告诉他们的距离或者清晰的轮廓，或者任何光学上的精确性。从小城遥望港湾的对面，一部分红树像用望远镜看到那样地轮廓分明，而另一丛红树却是一个朦胧的暗绿斑点。一部分远处的海岸在那看上去像水波似的微光中消失了。视觉不一定可靠，没法证明你看到的东西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是海湾的居民以为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他们也并不觉得奇怪。一片黄铜色的雾霭笼罩在水上，炎热的朝阳射在上面，使水波荡漾得刺眼。

渔民的茅屋在小城右手边的沙滩后面，那些小船就排列在这个区域的前面。

奇诺和胡安娜慢慢地走下海滩，来到奇诺的小船旁边，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贵重的东西。船旧极了。奇诺的祖父把它从那亚里特带来，又把它传给奇诺的父亲，同样地它又传到奇诺的手里。它既是财产又是饭碗，因为有一条船的男人能够保证他的女人有饭吃。它是防御饥饿的堡垒。奇诺年年都用那坚硬的、贝壳似的胶泥重新修整他的小船，他所用的秘密方法也是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现在他走到小船旁边，像往常那样温柔地摸摸船头。他把他的潜水石、他的篮子和两根绳子都放在小船旁边的沙上。他又把毯子叠好，放在船头。

胡安娜把小狗子放在毯子上，又把她的披巾盖在他身上，让炎热的太阳晒不着他。他现在安静了，可是他肩上的红肿已经蔓延到脖子上和耳朵后面了，他的脸孔也膨胀着，在发烧。胡安娜走到水边，趟进浅水。她拣起一些褐色的海藻，做成一块扁平的、湿润的糊药，把它敷在孩子红肿的肩膀上，这个疗法未必不如别的疗法，而且也许比那位大夫的手术还会高明些。不过这疗法却没有他的那种权威，因为它既简单又不花钱。小狗子没有发生腹部痉挛。或许胡安娜已经及时把毒液嘔出来了，可是她并没有嘔出她为她头生的孩子感到的忧虑。她没有直接为孩子的复原祈祷——她祈祷让

他们采到一颗珍珠来请大夫给孩子医治，因为人们的脑子像海湾里的海市蜃楼一样的虚幻。

现在奇诺和胡安娜把小船从沙滩上推下水去，等船头一漂起来 胡安娜就爬了进去 同时奇诺把船尾推下水 在旁边躺着 直到船尾也轻轻地漂了起来，在细小的碎浪上摇荡着。然后奇诺和胡安娜一齐用他们的双叶桨在海里划起来，于是小船搅皱了海水，嘶嘶响着，迅速地前进。其他的采珠船早就出去了。不久，奇诺就看到他们在烟雾中聚集在一起，停泊在养贝场的上面。

光线通过海水渗透到养贝场，在那里，带褶边的珠母牢牢贴在粗糙的海底，海底布满了破碎的、剖开的珠母的空壳。就是这个养贝场曾在过去的年代使西班牙国王一跃而为欧洲一霸，帮他支付了战费，并且为赎救他的灵魂修饰了教堂。有的珠母壳上长着裙裾似的褶边；有的珠母边上贴着一丝丝海草，身上有小螃蟹爬来爬去 壳上覆盖着蛤 蜊皮。这些珠母会碰到一点意外，一粒沙子会陷在肌肉的皱褶里，刺激肌肉，直到肌肉出于自卫用一层光滑的珍珠质把沙粒裹住。这情况一旦开始，肌肉就继续包裹那外来物，直到它在浪潮的冲击中掉出来，或者直到那珠母被毁灭。多少世纪以来 人们潜入水底 把珠母从养贝场采走 剖开 寻找那些被包裹起来的沙粒。许多鱼群呆在养贝场附近，为了可以靠近被采珠人扔回来的珠母，靠它过活，并且可以啮咬那些发亮的贝壳。但珍珠却是偶然找到的东西，找到一颗珍珠是运气，是上帝或天神或二者一起在你背上宠爱的一拍。

奇诺有两根绳子，一根拴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根拴在篮子上。他脱下衬衣和裤子，又把帽子放在船底。水像油一样的光滑。他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拿着篮子 然后脚先下水 从船边上溜了下去 石头便把他坠到海底。气泡在他后面冒着，直到水重又澄清，他能看见东西的时候才罢。上边，水面是一面起伏不定的、亮晶晶的镜子，他可以看到小船的底穿透水面。

奇诺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免得水让泥沙搅混。他一只脚钩住石头上的环子，手迅速地动着，把珠母一只只、一球球地揪了下来。他把它们搁在篮子里。有些地方，珠母彼此粘在一起，因此就被成堆地揪下来。

奇诺的民族歌唱过一切发生或存在的事物。他们给鱼作过歌，给愤怒的海和平静的海作过歌，给光明和黑暗、太阳和月亮作过歌。而这些歌都在奇诺的心里，也在全体人民的心里——每一支歌曲，甚至那些已被遗忘的歌曲。当他渐渐装满篮子的时候，奇诺的心里就有了歌，这支歌的拍子，就是他的心脏从他憋住的那口气里吸收着氧气时怦怦的跳动，这支歌的旋律就是那灰绿的海水，那来去如飞的小动物，和那些一闪即逝的鱼群。可是这支歌里还有一支内心的隐秘的小歌，几乎觉察不出，但总在那儿，甜蜜、隐秘而又执著，几乎隐藏在那对位旋律里面。这就是那“可能有的珍珠之歌”，因为每一个扔在篮子里的珠母都可能含有一颗珍珠。机会很渺茫，但是运气和天神也许会成全他的。奇诺知道，在他头顶上面的小船里，胡安娜正在施展祷告的魔术，她绷紧了脸，绷硬了肌肉，来夺取运气，从天神的手里把运气夺走，因为她需要运气来医治小狗子的红肿的肩膀。又因为需要很迫切，愿望也很迫切，那隐秘的、可能有的珍珠的小旋律今天早晨也就更加有力。一个个完整的乐句明朗而柔和地在“海底之歌”里出现了。

奇诺，由于他骄傲、年轻和强壮，可以毫不勉强地在水底停留两分钟以上，因此他不慌不忙地干着，挑选最大的珠母。它们受到了搅扰，贝壳都闭得紧紧的。离他右边不远，隆起一个礁岩的小丘，上面布满了还不能采的小珠母。奇诺挨着这小丘移动，然后，在他旁边，在一小块突出的礁岩下面，他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珠母单独呆在那里，背上没有附着同类。贝壳半开着，因为突出的礁岩保护着这个老珠母，在那嘴唇似的肌肉里，奇诺看到一道阴森森的闪光，接着贝壳就闭上了。他的心敲出一个重重的节拍，那可能有的珍珠

的旋律在他耳朵里尖厉地震响着。慢吞吞地，他用力把那珠母揪了下来，紧紧地抓在胸口。他的脚一踢便脱离了那石头上的环子，于是他的身体浮到了水面，他的黑头发在阳光中闪耀。他举起手来越过船边，把那个珠母放进船底。

然后胡安娜稳住船让他爬了进去。他的眼睛激动得闪闪发亮，可是为了面子，他仍旧把石头拉了上来，又把他的一篮子珠母拉上来，提到船里面。胡安娜感到了他的激动，假装往别处看。过分想要一件东西是不好的。那样做有时会把运气吓跑。他要它必须要有分寸，而且你对上帝或者天神必须非常圆通。可是胡安娜却停止了呼吸。慢条斯理地，奇诺打开了他的锋利的短刀。他沉思地看着篮子。也许最后打开那个珠母比较好吧。他从篮子里拿起一个小珠母，割破肌肉的皱褶，搜索了一层层的肉，又把它扔在水里。然后他好像头一回看到那个大珠母似的。他蹲在船底，拣起那个珠母仔细地看。壳上的凹槽的颜色从亮闪闪的黑色到褐色的，只有几块小蛤蜊皮附在贝壳上。现在奇诺倒不大情愿剖开它了。他刚才看到的，他知道，也许是一道反光，一片偶然漂进去的贝壳或者纯粹是一个幻影。在这个充满变幻不定的光线的海湾里，幻影是多于现实的。

可是胡安娜的眼睛紧盯着他，她不能再等了。她把手搁在小狗子盖着的头上。“剖开它。”她轻轻地说。

奇诺麻利地把刀插进贝壳的边缘。通过刀他可以感到肌肉在收紧。他用刀身一撬，正在闭合着的肌肉和贝壳就分开了。嘴唇似的肌肉扭曲了起来，然后又平复下去。奇诺揭起了肉，下面就是那颗大珍珠，像月亮一样完美。它摄取光线，加以洗练，又反射出灿烂的银光。它和海鸥的蛋一般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珍珠。

胡安娜屏住气，轻轻哼了一声。那可可能的珍珠的隐秘的旋律突然对奇诺响了起来。明朗、美丽、嘹亮、热烈、可爱、兴奋、欢快又得意。在这颗大珍珠的表面上，他可以看到梦想的形体。他从正在

死亡的肉中捡起珠子，放在手心里，又把它翻转过来，看到它的曲线是完美的。胡安娜走拢来凝视着他手里的珍珠，而这就是他捶打大夫家大门的那只手，指关节上碰破的肉已经被海水泡得灰白了。

胡安娜本能地走到躺在毯子上的小狗子身边。她揭起那海草做的糊药，瞧了瞧肩膀。“奇诺！”她尖声地叫喊。

他的眼光越过珍珠，看到红肿正从孩子的肩头消失，毒也正从他的身体中消散。于是奇诺的拳头紧紧握住了珍珠，他的感情控制不住了。他把头向后一仰，号叫了起来。他的眼睛往上翻转，他大喊大叫，身体挺得笔直。别的小船里的人们惊愕地抬起头来，然后他们就把桨插进海里，飞快地朝奇诺的小船划过来。

第 三 章

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种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情。消息怎样在一个城市传开是一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消息传起来，似乎比小男孩们争先恐后跑去告诉人家那样还要快，比女人们隔着篱笆喊着告诉邻居那样还要快。

在奇诺、胡安娜和别的渔民还没有来到奇诺的茅屋以前，这个城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这消息在跳动和震颤了——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在气喘吁吁的小男孩们还来不及讲完之前，他们的母亲已经知道了。这消息越过那些茅屋继续向前冲去，在一阵浪花飞溅的波涛中冲进那石头与灰泥的城市。它传到正在花园里散步的神父那里，使他的眼中出现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使他想起教堂里必须进行的一些修葺。他不晓得那颗珍珠会值多少钱。他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给奇诺的孩子施过洗礼。或者有没有给奇诺司过婚。这消息传到开铺子的人那里，他们便看看那些销路不大好的男人衣服。

这消息传到大夫那里，他正和一个太太坐着，这女人的病就是年老，虽然她本人和大夫都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等他弄明白奇诺是谁以后，大夫就变得既严肃又懂事了。“他是我的顾客，”大夫说，“我正在给他的孩子治蝎子螫的伤。”大夫的眼睛在它们肥胖的窝里向上翻着，他想起了巴黎。在他回忆中，他在那里住过的屋子成了一个宏大奢华的地方，跟他同居过的面貌难看的女人成了一个又美丽又体贴的少女，尽管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夫的眼光越过他那年老的病人，看到自己坐在巴黎的一家餐馆里，一个侍者正在打开一瓶酒。

这消息一早就传到教堂前面的乞丐们那里，使他们高兴得吃地笑了一阵，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比一个突然走运的穷人更大方的施舍者了。

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在城里，在一些小铺子里，坐着那些向渔夫收买珍珠的人。他们在椅子上坐着等待珍珠送进来，然后他们就唠叨、争吵、叫嚷、威胁，直到他们达到那渔夫肯接受的最低的价钱。可是他们杀价也不敢超过一个限度，因为曾经有一个渔夫由于绝望，把他的珍珠送给了教会。买完珍珠之后，这些收买人独自坐着，他们的手指不停地玩弄着珍珠。他们希望这些珍珠归他们所有。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许多买主——只有一个买主，而他把这些代理人安置在分开的铺子里，造成一种互相竞争的假象。消息传到这些人那里，于是他们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们的指尖也有一点发痒。同时每人都想到那大老板不能永远活着，一定得有人接替他。每人也都想到他只要有点本钱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端。

各式各样的人都对奇诺发生了兴趣——有东西要买的人以及有人情要央求的人。奇诺找到了“稀世宝珠”。珍珠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一混合，一种奇怪的黑渣滓便沉淀了下来。每人都突然跟奇诺的珍珠发生了关系，奇诺的珍珠也进入每人的梦想、思索、企图、计划、前途、希望、需要、欲念、饥渴，只有一个人妨碍着大家，而那个

人就是奇诺，因此他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那消息搅动了城里的 一种无比肮脏无比邪恶的东西；黑色的蒸馏液好像一只蝎子，或者像食物的香味所引起的食欲，或者像失恋时感到的寂寞。这个城的毒囊开始分泌毒液，城市便随着它的压力肿胀起来了。

可是奇诺和胡安娜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又快乐又兴奋 他们以为人人都分占他们的喜悦。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是这样的，而他们也就是整个世界。下午，当太阳翻过半岛上的丛山沉入外海之后，奇诺蹲在他的屋子里，胡安娜呆在他旁边。茅屋里挤满了邻居。奇诺手里拿着大珍珠，珠子在他手里是温暖而又有生命的。珍珠的音乐已经和家庭的音乐汇合在一起，因此二者彼此美化着。邻居们凝视着奇诺手里的珍珠，很奇怪怎么会有人交上这么好的运气。

胡安·托玛斯是奇诺的哥哥 所以蹲在他的右手边 他问：“现在你成了个有钱的人 你想做什么？”

奇诺朝他的珍珠里凝视着，胡安娜垂下了睫毛，又挪动披巾把脸盖上，使得她的激动不致被人看出来。灿烂的珠光里浮现出一些东西的图画，这些东西是奇诺以前考虑过可是因为不可能就不再想的。在珍珠里面他看到胡安娜、小狗子和他自己在大祭台前站着和跑着，他们正在举行婚礼，因为他们现在出得起钱了。他轻声地说：“我们要举行婚礼——在教堂里。”

在珍珠里面他看到他们是怎么打扮的——胡安娜披着一条新得发硬的披巾，穿着一条新裙子，从长裙子底下奇诺还可以看到她穿着鞋子呢。这就在珍珠里面——这幅图画在那里辉耀着。他自己穿着新的白衣服，手里拿着一顶新帽子——不是草的而是细黑毡的——他也穿着鞋——不是凉鞋而是系带子的皮鞋。而小狗子呢——就是他——他身着一套美国货的蓝水手服，戴着一顶游艇帽，跟奇诺有一次在一只游艇开进港湾时所看到过的一模一样。这